樂府廣序

序

詩與樂相爲表裏者也六義存則詩存六義亡則詩亡詩存則樂存詩亡則樂亡詩之有關於樂如此今人不知有詩而漫言樂如

無舟檝而渡江河樂於何有自余論之孝武立樂府之官俾延年所歌者皆鄭聲也江南多吳楚之音江北多殊俗之奏施及陳隋亡國日促益俗謌也唐之

棃園教坊宜春三院雜以
龜茲多番部也於虖樂豈
易言哉予以政事之暇觀
止谿先生之廣序而爽然
於詩樂之源流也其以相
和三調爲風鼓吹橫吹爲

雅郊祀廟饗爲頌亦斷斷
無可議者復取其聲辭而
紬繹之頗倣卜序以廣其
義爲樂府自漢魏六代以
歷三唐業次第梓以行世
其詩集余方辨定爲之授

簡其文成數十萬厥指數
千要不越六詩之教蓋本
原於忠臣孝子之心發明
於保定扶危之旨艮友貞
婦羈人逸士所謂寓意深
遠者無不呼之欲出此眞

刪後之素臣齊魯韓毛四家所欲言而未備者歟然則有先生之書漢輿以來至於有唐皆可以明詩皆可以明樂所謂自鄶以下無譏者無有矣夫制氏習

鏗鏘而不知其義者也今
所序一遵六詩之教則大
義著矣夫詩與樂之分途
或以未盡合音節耳適體
分古近因其時也風殊正
變論其世也義取諷興爲

歸調本中聲協律怨刺之詩皆可弦可歌則音節備矣故曰六義存則詩存詩存則樂存後之君子覽是編者亦可無詩樂淪亡之感也夫

旨

康熙十有五年丙辰長至

日相州西山許三禮題

樂府廣序叙

舜江黄宗羲棃洲識

原詩之起皆因於樂是故三百篇卽樂經也儒者疑别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此不知詩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考古制依咏之數更唱迭和節以鍾

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簫其所用
與所感自不容已今學者祇玩
其文所得者淺詩雖存而實亡
故樂亡也然猶幸六義之教未
㠯導淸源而淪之作者用者之
精神時相遇焉樂亡而詩可孤
行者僅僅藉此耳三百篇而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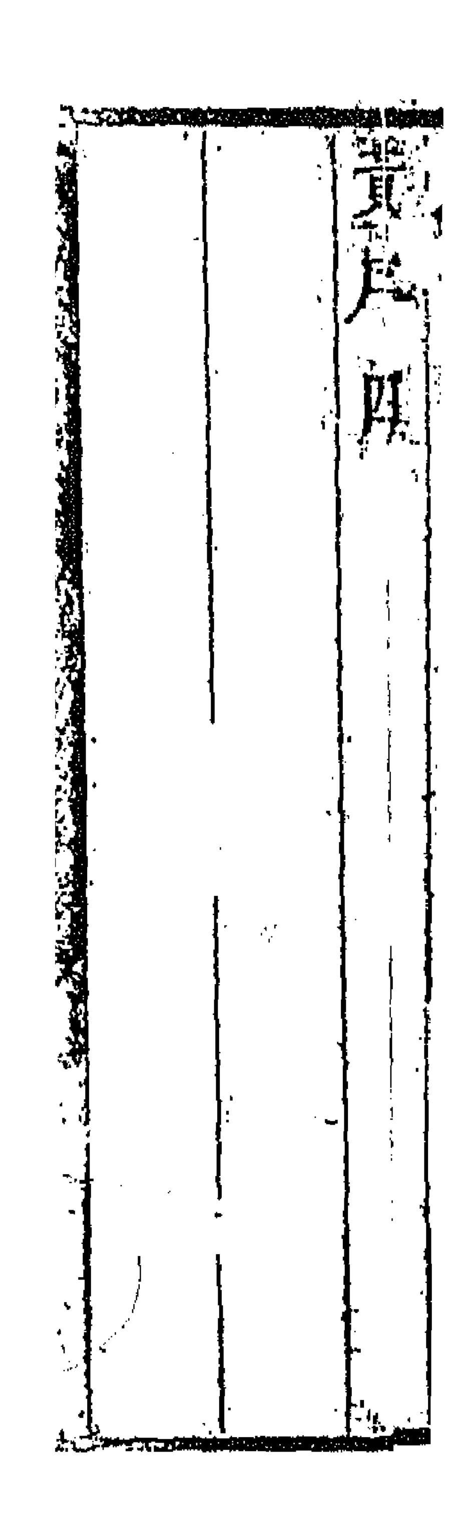
詩與樂遂判爲二胡然而作之
胡然而用之皆不能知其故無
他所謂六義者葢亦亡矣趨後
朱子之註離騷以其寓情託意
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
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
者則謂頌之變賦則自序比則

香草惡艸興則況覩景物於是離騷之指燦然明備然於他詩則未遑數數也元末有劉履者爲選詩補註倣朱子之法以賦比興論詩頗於諸家稱傑出然不及樂府於風雅頌無當焉夫六義而存緯去經不亦惡乎海

昌求止谿先生有慨於此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分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調雜曲新曲為風其燕射鼓吹横吹舞曲為雅其郊祀廟祀明堂封禪雩蜡為頌詩附其後而以賦比興三者緯之上下千年儼然三百

篇之餘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
益庶幾焉由先生之著述而論
之六義之教復可興然而終不
可用之於樂樂之道易而博審
樂以知政博也審聲以知音審
音以知樂易也則詩教全在散
聲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

益自然之爲天籟也開元詩樂
以一聲叶一字朱子深疑之而
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於
篇章之外者使不爲紙上之空
言猶望次第而復之也先生屬
余序予不能審音聊以答先生
之意云爾


黄庭内

樂府廣序題辭

上谿圃人自述

夫聲音之道難通夫子刪詩之志可述也定六詩之序而樂以正本樂語教天下以興道諷誦言語到於今管絃之聲未徃徃而絕也自秦燔樂經漢得所遺樂章亦云僅矣孝武帝定郊祀禮粗立樂府住十九章故樂府先郊祀歌也歷代因之蔡中郎

敘漢樂。一曰郊廟。二曰饗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鐃歌。鐃歌者十八曲。漢志亦失傳。獨不敘相和三調。略見宋書樂志中。本之魏曲。或間魏歌。或卒章爲亂。又清商三調爲魏晉樂所奏者。見於荀勗所撰。而晉書樂志都不詳。此數端者。後人往往疑之。蓋永嘉亂。禮樂廢亾。類此。余乃喟然太息曰。四始闕則六詩亾。樂府其何以稱焉

劉覽郭茂倩樂府詩集編次一遵宋書及
元嘉伎錄復輯以雜曲琴曲新曲益其勤
哉然風雅頌之失所卒未能正也夫六義
存則詩存六義亡則詩亡詩亡而樂亡可
勝悼哉是以齊政教陳詩風定鐘律此作
者之聖也宣王風考舊俗制新聲此述者
之明也古之王者不明樂音而明於學官
自公卿大夫以降選有道德之人以教國

子歌九德習六舞以正性情節萬事隆雅樂以風示天下而后德成焉至政通焉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立樂府者同節同和之本也要以國風爲之首余誦相和伎豔雜曲兩漢以後風俗形焉樂書所謂周房中之遺聲其風之正變乎雅爲受釐陳戒之辭鼓吹曲兼三朝燕射食舉爲王朝之雅矣若夫郊祀廟享之歌所以美

盛德之形容頌也復何疑焉夫何班馬之徒不能正之而魏晉以來因襲勿改至六代干戈之際南音北部競麗軼尤唐僃郊廟之什不採風鼓吹及五調伎並文人擬作矣嘗旁搜左氏樂府梅氏樂苑吳競之樂錄郗昂之解題沈建之廣題又何殊膠柱而鼓焉蘇斯以談豈非今日學士大夫之責哉今夫涉河者鏡源候氣者眂琯

不得於史傳百家之言也爰衷諸正經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所以明詩也聲依永律和聲所以合樂也余起漢魏六朝以訖唐代爲分相和淸商五調伎以雜曲新曲繫之當國風始燕射鼓吹橫吹舞曲以散樂繫之當雅始其郊祀廟祀五帝明堂配饗更以歷代封禪雩蜡逸頌繫之當頌始而賦比興之義亦稍以不廢焉後之作者即

踵事增華。篇體斯備。要之一支一節總不越風人六義之遺。謹撰樂府。首漢魏六朝迄唐爲三集。別輯歌詩。從漢藝文志並興郭本非異也。所以著代倡四始也。且琴爲王者聲御。琴曲宴從堂上堂下之樂。亦樂府志也。各刪正著論。分次之。成三十卷。且詩詁非古也。倣卜序。略標美刺義加廣焉余竊媿譾學。所聞不能以恩世不乏英絕

領袖者也其以余言爲蠡測乎爲河漢乎
抑鼎來而解頤者乎進而教之所庶幾焉

樂府廣序總目

浙西止谿園人朱嘉徵編次
男　爾邁訂

清調曲十七曲

卷十一 魏風四

瑟調曲二十九曲

卷十二 魏風五

楚調曲四曲

卷十三 漢風八

雜曲三十一曲

卷十四 魏風六

雜曲二十九曲

卷十五 漢雅一

鼓吹二十二曲

雜舞五曲

卷二十二 漢頌一

郊祀樂章一十九章二十曲

卷二十三 漢頌二

廟祀樂章十六章

卷二十四 魏頌一

廟祀樂章三章

卷二十五 漢一

歌詩上

卷二十六 漢二

歌詩中

旌德劉鉄鍾甫氏書并梓

樂府廣序總目終

樂府廣序目次卷之一

樂府廣序目次卷之一終

樂府廣序 卷之一

浙西止谿圃人朱嘉徵論正

漢風一

詩序。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詩疏。風自下起。故詩莫先于風。家人風所自。故風莫大于閨門。明乎風。而三經三緯其達之矣。

序曰。刪詩首風。詩志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采詩以觀民風。以風之爲體也。被物無私。文善化。而詩之比事連類也。象之。相和調相傳。漢舊歌。疑不始于漢也。昔周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繇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三。雅相和調。蓋依此而起。漢志不錄

其辭何也間載宋書樂志又列清商三調爲荀勗撰舊辭施用者漢之平調曲獨闕按荀氏所撰其爲魏晉樂所奏也明甚而晉樂志復闕失載識者疑焉聞之班氏藝文志曰初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斯言信而可徵其爲漢孝武帝采詩夜誦之一部哉至魏明帝復分爲二部更遞夜宿頗增魏曲倍之復與樂書夜誦之文不殊唐樂志曰三調皆周房中之遺聲其風之遺乎聞其音可以得其志美哉淵乎聞長歌大曲之音者性情以正矣識曲于江南烏生而哀樂得其節矣正容起悟則爲雞鳴陌上桑孔雀東南飛俗可謂不淫矣及讀平陵東薤

露則思志義之臣誦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隴西行喟然於國奢敎儉國儉敎禮而婦病孤兒雁門太守則時政之得失繫焉及誦魏武帝薤露蒿里念亂也對酒歌太平思治也陳思王惟漢行君道也天地曲臣道也置酒曲友道也推類而廣之彝倫攸敘矣夫憂生而後能達生達生而後哀樂得節禮樂可同有以夫漢孔氏曰周詩六義並列先風雅而後頌見事相因漸余次樂府首相和曲先國風也

相和歌辭一

宋樂志漢相和五曲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平調曲闕清調一曲董逃行瑟調一曲善哉行大曲八曲東門行豔歌羅敷行西門行折楊柳行歌默默豔歌何嘗行歌白鵠滿歌行歌爲樂雁門太守行歌雜

陽令白頭吟歌皚如並十五曲古辭稱十七曲武陵鵾雞之二曲今

張永元嘉正聲伎錄吟歎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大曲十五篇分于諸調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于大曲之下。

謹按晉樂志相和五曲吟歎平調曲並陽荀錄十七曲較魏晉樂二十二曲闕三曲王子喬相逢行豫章行太原郭氏本依伎錄增入十六曲薤露蒿里長歌行二曲歌青青園中葵仙人騎白鹿君子行長安有俠斜行隴西行步出夏門行飲馬長城窟行婦病行孤兒行豔歌二曲歌翩翩堂前燕南山石嵬嵬梁甫吟怨詩行怨歌行今增三曲猛虎行上留田行白□□行箜篌引公無渡河行樂府不正載依樂苑補入瑟調

相和六引 闕

吳兢樂錄云按錄相和古有六引宮引角引二曲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調東阿王辭門有車馬客行置酒篇並晉宋齊奏之梁箜篌引有辭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梁具五引有歌有辭

謹按梁三朝雅樂有五引郭氏并箜篌引爲相和六

引非也余以漢辭既亾梁五引仍槩之三朝雅此寧闕之復按崔豹古今注箜篌引者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琴論古琴曲九引七曰箜篌引樂錄云三調中有公無渡河行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今依樂錄改次云

相和曲

樂錄相和十五曲三曰江南五曰東光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五曰陌上桑並古辭

江南

郗昂樂府解題江南古辭蓋美芳辰麗景嬉遊得時也按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曲又采蓮采菱並出此唐陸龜蒙廣古辭爲五解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范曄曰鄭夾漈相和歌首江南曲以爲正聲江南曲

三句外多不用韻是古樂府一唱三歎之遺梁簡文辭則美矣失其古意。

序曰相和曲歌江南美風俗也主政易行焉或曰物阜風淫所以爲刺。唐劉庭芝江南曲春戲易爲心最合如相歎惜流睇便屬變調。

東光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蚤行多悲傷。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伎錄云東光舊但有弦無音宋識造其聲歌。漢地理志東光縣屬渤海郡今北直隸河間府。一統志漢武帝平南粵以其地爲廣信縣置蒼梧郡今廣西梧州府。

謹按平丹旁見烈祖篇樂府改乎字謬。

序曰東光平諷時也似有鄭風清人之刺。一曰漢武

帝征南越久未下而作

薤露

崔注薤露蒿里歌本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漢時使挽柩者歌之。干寶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解題左傳歌虞殯杜注即薤露歌也。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漢二十二世曹植作惟漢行。

序曰薤露挽歌也李延年以此曲送王公貴人。唐人詩北邙松栢路留待市朝客堪爲此曲注腳。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樂府注蒿里山名在泰山南一曰泰山吟行

陳氏樂書靈帝耽樂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會賓歌薤露京師嘉會以魁櫑挽歌之伎為樂豈國家久長之兆哉

序曰蒿里喪歌李延年以此曲送士大夫庶人魏武帝擬為喪亂之歌也二曲並出田横門人殊動志義之感若夫達人處順適去適來又何悲乎

雞鳴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

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沈建樂府廣題雞鳴篇又雞鳴高樹巔晨雞高樹巔出此

集考爾雅釋畜謂之雞鳴音關轉也碧青雞惟王家用之

鍾惺曰以艷羨起以感慨終其寄托不盡全在無轉接無呼應處見之

序曰雞鳴刺時也國奢者教禮首善聚乎京師或曰初平中五侯僭侈太后委政于莽專威福奏遣紅陽侯立平阿侯仁迫令自殺民用作歌夫盛極必衰國勢類然風俗壞而人心隨之柔柔之以弓矢小刑用

刀鋸大刑用甲兵也協協之以禮樂辨等威制度數也。雞鳴與尺布之謠同爲諷時之作文帝能受直言此則諷言微婉亦見君子處薄俗志畏而言謹矣

烏生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生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雒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

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解題城上烏出此。

集考唶音借歎聲。一音譌變唶多辭句也。

序曰烏生寓言也滿歌行禍福無形一語爲炤。

平陵東

崔注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解題義爲丞相方進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刼義公刼義公在高堂下叶戶交錢百萬兩走馬叶毋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叶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解題曹植改言神仙事。

集考。兩疑作西。

序曰。平陵東。不以成敗論人。哀其志也。　按松栢桐楨幹之木。何人。不義其人。交錢百萬。言資以起兵。破家爲國。盛舉也。兩走馬。以一郡而當方張之莽。知其不免。黃犢。隱語也。隱莽初封縣。辨之不蚤。辨乎童謠黃雀巢其顛同旨。　子建曲歌閶闔開。或疑爲仙曲。不類。嘗誦鞞舞曲。關東有賢女。如蘇來卿奏女休曲云。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嗟夫。古稱死而不朽。嘗以義死爲仙籍哉。其義未始不合。

陌上桑

崔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

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繫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解一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解二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叶徒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叶徒腰

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三解　前有豔歌曲後有趨　樓鈎頭並叶魚模韻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宋書大曲十五曲三曰羅敷行一曰日出東南隅行一曰豔歌羅敷行亦曰日出行采桑曲

集考古陌上桑有二此爲羅敷也別有秋胡行亦曰陌上桑而事與此異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箱便候爲一事　崔注古長安婦人好爲倭墮髻一云墮馬髻之餘　晉灼注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　小史掌書專城尊撫一郡者　兩漢博聞帩頭一作綃頭鄭儀禮注幧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周黨被徵乃著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向栩性卓詭不倫好披髮著絳綃頭綃此消反

序曰陌上桑歌日出東南隅婦人以禮自防也　漢遊女之情正但令不可求而止陌上桑之情亦正惟

言羅敷自有夫而止皆正風也　風調自然名僕子
建獨領此一派上衡日出東南隅行頗合調若以詩
辭別之亦猶周南之于鄭衛　李白寒蟄愛碧草鳴
鳳棲青梧比也古辭用直叙風義悠揚絕勝　孔雀
東南飛日出東南隅並長篇佳手中間閑叙複叙忽
接忽收都是憑空結撰

樂府廣序卷之一終

男 爾遴謹訂

樂府廣序目次 卷之二

樂府廣序目次卷之二終

浙西止谿逌人朱嘉徵論正

漢風二

相和歌辭二

吟歎曲

技錄吟歎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歎。四曰王子喬。樂錄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四曲闕。

王子喬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為立祠于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焉。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游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歷代吟譜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誤也久矣

集考漢人祝頌樂辭也令我聖朝應太平以下與漢鏡銘文同

序曰吟歎曲歌王子喬美大雅吟飛樂也天保之章曰萬壽無疆曰徧爲爾德成民者壽世之本魏武帝

氣出唱正本此一詞　世傳藐姑射之仙堯對之而喪天下余初河漢其言及讀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之句如莊生所謂神人者不過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耳豈眞如方士好言姚佚輕舉者耶　一曰武帝遣方士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故誕爲此頌曰悲吟諷辭也

樂府廣序卷之二終

男　爾遐謹訂

樂府廣序目次卷之三

樂府廣序目次卷之三終

樂府廣序 卷之三

浙西止谿圃人朱嘉徵論正

漢風 三

相和歌辭 三

平調曲

樂錄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伎錄平調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

謹按平調漢曲也並正聲清瑟爲變聲楚調聲變參尤見溫厚之遺漢平調曲魏樂不歌歌周西伯昌始武帝辭辭與清調瑟調雜宋書樂志因之大雅不作讀者其無感于斯余仍郭本繫之漢云

長歌行 二曲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嘗

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能注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也解題云按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長音傅玄豔歌行咄來長歌續短歌蓋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序曰長歌行歌青青園中葵思立業也傳曰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蓋欲及時也　十九首所遇無故物生年不滿百二篇與長歌同義　記曰詠歎之不足故長言之此長歌行所為作也看起興八句其言何長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彊髮白

復更興延年壽命長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
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
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
泣下沾羅纓。

文選長歌行一首青青園中葵樂府兩篇首曲同此乃仙人騎白鹿藏滄浪以岧岧山上亭其義不同更別為二首今從郭本。張汝仲曰意隨詞轉不必其相屬古辭類然

序曰長歌行歌仙人騎白鹿懷孝養也遊子思養其
親懼親年之不逮焉　全曲興象空遠只遊子戀所
生一句實境仙人騎白鹿言仙藥可以延年岧岧山
上亭文可望而不可致凱風生長之風喻親恩也黃
鳥追飛喻子情也雖靈藥之長留而桑榆其日薄豈

非孝子所致思者直敘一事耳。

猛虎行

饑不從猛虎食莫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爲誰驕。

集考。樂府猛虎行稱古辭。柔不正載其文。喈喈歌來下何纂纂纂上鉏田亦然。今依古樂苑譜入。

序曰。猛虎行。歌猛虎謹于立身也。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詠游子士窮視其所不爲義加警焉。　猛虎行與野雀同興。巫山高與淮水同興。擬古者單指猛虎巫山者非。背陸機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宋謝惠連貧不攻九疑玉。倦不憇三危峰。唐李白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

門琴李賀長戈莫春彊弩莫烹嘗以數家正之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樂府古辭　曹植集亦載此　解題君子有所思行與此辭旨不同

集考君子以周公爲法周公抱孺子而朝處疑謗之地有不易居者若非勞謙下士其何以自白于世

序曰君子行歌君子謹于制行也大行亦不爲細謹焉　命曲在首二句不分兩節瓜田下是正言之不容徑情人踰閑周公下是申言之文不爲鄉愿人覆短蓋防未然者君子之微心勞謙者君子之事業也

六代人擬作都說得上截耳　和光易爲鄉愿借徑不可不知

男　彌邁謹訂

樂府廣序目次 卷之四

樂府廣序目次 卷之四終

樂府廣序卷之四

浙西止谿圃人朱嘉徵論正

漢風 四

相和歌辭 四

清調曲

樂錄王僧虔伎錄清調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

謹按清調大槩刺而不譏風人之志。

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 闕 何皎皎梯落 闕 □□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

五里枝葉自相捐闕□□□□會爲舟船燔身在雒陽
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闕
自闕□□俱何意萬人乃使我離根株。

右一曲晉樂所奏

序曰豫章行歌白楊感遇也。遇矣而違其所願風斯變矣似有憚爲人爍意。子建以虞舜呂望當之感知己之難其風復變。六代曲辭士衡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惠連九里樂同潤。二華念分峰此常擬古辭者休奕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是本思王曲來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爲

關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百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雞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解二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解三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解四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解五

集考崔沚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歌章爲警戒焉樂府引武帝內傳王母觴帝桃七枚。以四枚啗帝。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笙進觴作者疑取此。

謹按董逃見歌詩非命曲本指宋書樂志作董逃行本內傳也改逃爲桃亦誤閱曲中傳教教敕求言受言此方士迂怪語使王人庶幾遇之。或武帝時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爲公孫卿輩所作帝亦冀遇殊廷

焉侯博雅者正之。

序曰董逃行古辭小雅之歌壽考天子宴樂則歌之或曰諷也王者服藥求神仙其志蠱矣內嬖外戚之勢必重而土木甲兵之事興其時之愛憎予奪必有日異而月不同者此晉曲歷九秋篇所為作獻王子喬曲乃變聲也。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

頭觀者盈路傍人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雝雝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右一曲晉樂所奏　解題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三婦艷及中婦織流黃唐雍忠曲並出此。

集考史記中山地薄人衆爲倡優女子游媚貴富顏氏家訓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丈人且安坐丈人亦長老之目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丈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又加鄭衛之詞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序曰相逢行歌相逢狹路間刺俗也俗化流失王政衰焉由中遊俠相過侈富踰制有五噫歌遊遨未央

意雅斯變矣。一曰此國風之賦邂逅也漢周子居嘗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復生戴良少所服下見憲輒自降薄悵然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古辭所謂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者耶疑是好賢之什第辭列淸調則諷義爲長。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維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

樂府古辭

謹按古採詩入樂府此疑爲相逢行本辭 西漢並建兩都故有衣冠仕雒陽之句或疑此爲東都詩誤矣

序曰長安有狹斜剌時也世路多岐夫誰適從焉

晉陸機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北周王褒獨有遊梁倦還守孝文園從古曲譜出

樂府廣序卷之四終

男　爾邁謹訂